

巴賽語的地位*

李壬癸

中央研究院

巴賽 (Basay) 是原來住在大台北地區的平埔族。本文主旨在使用語言的資料和現象來探討巴賽的地位問題：(一) 巴賽隸屬於台灣還是西部南島語？(二) 巴賽在台灣南島語言中的地位，它跟哪些語言較接近？

音韻演變的證據顯示巴賽也是一種道地的台灣南島語言，尤其是它保存了古南島語的 *S 為 s，如 *bukas > bukas ‘頭髮’。

巴賽語跟噶瑪蘭語的類緣關係最接近，包括詞彙、音韻、構詞、句法等各層次的證據。它們有五種共同的音變，其中兩種音變只見於巴賽與噶瑪蘭，是屬於這兩種語言的共同創新。此外，還有幾個同源詞又共有很特殊的演變：*susu > 巴 cicu，噶 sisu ‘乳’（元音異化），*piliq > 巴 pam-ici，噶 pam-ili ‘選’（鼻音取代語根首輔音 paN-），這些不常見的演變可說是兩種語言關係最密切的強有力證據。在構詞方面，人稱代詞有相同的形式與功能。在句法方面，受事焦點與處所焦點在這兩種語言都合併了。

此外，本文也初步探討巴賽—噶瑪蘭語群跟西拉雅、阿美的親疏關係。

關鍵詞：平埔族，巴賽，噶瑪蘭，東台灣，比較研究

1. 前言

在台灣北部的平埔族，包括現在的大台北地區、基隆市、台北縣，原來大都是屬於巴賽 (Basay) 族。本文主要是根據日治時期伊能、小川、淺井等人所蒐集的巴賽語田野筆記資料所做的分析，希望釐清平埔族巴賽的類緣關係，也就是它的親屬地位。本人相信族群的關係最好用語言學的方法來釐清。

一般人對於大台北地區的平埔族知道的很少。從公元一八九六年起日本學者伊能嘉矩 (1996) 才開始對這個平埔族群進行系統的文化人類學（含語言）調查研

* 本文在「平埔族群與台灣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2000年10月23-25日）宣讀時，承何大安、齊莉莎、黃智慧三人提出寶貴的修訂意見，後來兩位匿名審查人更進一步提供不少具體的修正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究工作。他率先把它命名為 Ketagalan，因此一般人也都只知道台灣北部有「凱達格蘭」這個平埔族。其實應該叫作 Basay 才正確(參見馬淵 1953-4, Tsuchida 1985)。這個平埔族群跟其他平埔族群以及各種南島民族的關係又如何？至今還沒有人好好探討過這個問題。費羅禮 (Ferrell 1969:25, 64) 只根據古南島語 *t 跟 *C 兩個輔音的合併現象，把它歸在「排灣語群二」(Paiwanic II) 中，並且把噶瑪蘭與凱達格蘭攔在一起：“Kuvalan/(Ketagalan—extinct)”，但並未詳細說明它的依據，大概只是根據同源詞的多寡。白樂思 (Blust 1999:45) 主要根據三條共同音變的現象 ((1) *t 與 *C 合併, (2) *j 與 *n 合併, (3) *q > ?) 把 Basay-Trobiawan (社頭) 與噶瑪蘭歸在「東台灣」(East-Formosan) 支群之下的「北支」(Northern branch)。下文第三節我們將詳細討論這個問題。

如同其他多數台灣平埔族群，十七世紀的西班牙和荷蘭文獻都沒有為巴賽族留下什麼語言資料。因此，對於當時台灣北部的語言實際狀況，我們並沒有多少認識。但根據西班牙傳教士的文獻記錄，在台灣北部通行的語言是巴賽，有些說不同語言的人也學會巴賽語作為不同語言背景的人的共通語 (lingua franca)，例如，有些噶瑪蘭人也學會了巴賽語 (參見 Borao 1992)。令人遺憾的是有關當時巴賽語的資料都沒有留傳下來。中村孝志 (1936) 曾撰文探討存在不明的淡水語兩本書。近幾年來鮑曉鷗 (Borao) 在馬尼拉、馬德里、亞威拉 (Avila)、賽維爾 (Sevila)、墨西哥等地的檔案努力搜尋的結果，可惜至今仍毫無所獲。

根據伊能嘉矩等人的調查資料，土田滋教授 (Tsuchida 1985) 經過一番整理分析研究，我們才知道十九世紀末巴賽語的地理分布和一些方言的差異。可是因為語言資料極受限制 (只有少數詞彙)，對於巴賽語的語法結構系統我們仍然毫無所知。幸而淺井惠倫教授於 1936-37 年間從事各種平埔族語言調查，在貢寮鄉新社和宜蘭的社頭分別找到了兩位高齡的發音人，我們才有較為豐富的詞彙 (約一千個單字) 和文本資料。他所記錄的巴賽語詞彙在 1991 年土田滋等才整理出來公諸於世，而部分文本資料我 (李 1996) 曾發表在專書《宜蘭縣南島民族與語言》中。大部分的文本後來由黃秀敏小姐逐步譯解出來，我們才有真正的巴賽語的語法研究資料，可供進一步分析研究。

2. 巴賽隸屬於台灣還是西部南島語？

從事台灣南島語言研究的學者大概都知道多數台灣南島語言有一些特徵跟西部南島語 (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等地的語言) 截然不同。在音韻方面只有台灣南島語區分古語的 *t 和 *C, *n 和 *N，而西部南島語都不分；也只有台灣南島

語保存了古南島語 *S 和 *q，而西部南島語大都已消失，只有少數語言 *S 演變成爲 h，*q 變成 h 或喉塞音 ʔ，唯一的例外是菲律賓的 Calamian 語和 Agotaya 語，這兩種語言都還保留了 q，但被誤記作 k（參見小川 1940）。

巴賽語如同西部南島語一樣地不分 *t 和 *C，*n 和 *N，*q 也已丟失，至於 *S 下文再談。此外，巴賽語有若干詞彙含有一些輔音群是同部位的鼻音和塞音的組合 /mp, nt, ŋk/，這也是西部南島語的特色之一。但是巴賽語並沒有像西部南島語言那樣的有鼻音與語根第一個輔音融合 (nasal accretion) 的現象。

在詞彙方面，台灣南島語擁有一些詞彙，例如 *uka ‘沒有’，*waNuH ‘蜜蜂’，*pataS ‘紋身’ 卻都不見於西部南島語（參見 Li 1995），反之亦然。自從森口 (1991) 公布了淺井所調查的巴賽語詞彙之後不久，我 (Li 1995) 就指出巴賽語含有一些詞彙是屬於台灣地區以外的，例如：

(1)	台灣南島	西部南島	巴賽
‘獨木舟’	—	*baŋka	baŋka
‘香蕉’	*bəNbəN	*punti	puti
‘鳥’	*qayam	*manuk	manuk
‘數（動）’	*SupəR	*bilaŋ	bilaŋ ¹

在構詞方面，巴賽語社頭文本中同時出現 tama-imu ‘你（們）的父親’ 和 tama-numi ‘你們的父親’ (李 1996:179)，如果 -imu 表示單數，那就是西部南島語的另一項證據了（參見 Blust 1977）。

這就表示有這一種可能：巴賽語原來在南洋群島，是後來才遷移到台灣來的。幾年前我雖曾提出這種可能性，但後來經過檢驗更多資料的結果，如今認為這種假設成立的可能性並不大。理由分述如下：

(一) 西班牙曾經佔領台灣北部十六年 (1626-1642)。那幾年間巴賽人很可能跟南洋尤其菲律賓人有直接的接觸和密集的往來，在語言和文化若有所移借，並不足爲奇。‘獨木舟’ 和 ‘數’ 都是屬於文化的詞項，很容易移借。大台北地區大概原來並不出產香蕉，所以從菲律賓引進也是可能的。較難解釋的是何以要移借 ‘鳥’ 這個詞？

(二) 在音韻方面，台灣南島語不分古南島語的 *t 和 *C，*n 和 *N 尚有布農、噶瑪蘭等，並不限於巴賽；阿美跟西拉雅也不分 *t 和 *C，但卻區分 *n 和 *N。*q > ʔ > ø 的音變除巴賽外，還有噶瑪蘭、魯凱和西拉雅。其實要區分台灣南島語和

¹ 噶瑪蘭語也有 bilaŋ ‘數’ 這個詞，大概借自巴賽語。除了 (1) 所列舉的四個例詞之外，我 (Li 1999) 另外列舉出巴賽語的 mau ‘希望，乞求’ 常見於馬來和印尼語，後來發現其實沙阿魯阿語也有。

台灣地區以外的最好指標是 *S 的保存與否（參見 Tsuchida 1976:13 及註 8, Blust 1993）：除了卑南語以外，幾乎所有台灣南島語都保存 *S 爲 s 或 ʃ²。

巴賽語保存古語的 *S，如下面所舉各例：

(2)	*buSuk	>	busukke, vusuk	醉
	*bukəS	>	bukəs	毛
	*Səpat	>	səpat	四
	*daqəS	>	laise	臉
	*qamiS	>	amis	北，西
	*iSiq	>	ese (當作 isi)	尿
	*iSu	>	isu, -su	你

上面 (2) 這些單語詞大都是日常用語和重要詞彙，也就是語言學界所慣稱的「基本詞彙」(basic vocabulary)，不太容易移借，而前面 (1) 所列舉的幾個詞彙卻大都是文化項目，容易移借，只有「鳥」一詞較難解釋。

(三) 前面提及社頭文本中出現的 *tama-imu* 和 *tama-numi*，原來 *-numi* ‘你們的’ 乃借自噶瑪蘭語，因為社頭在蘭陽平原，他們的語言難免受到周圍噶瑪蘭的影響，當年淺井所找到的那一位碩果僅存的社頭發音人吳林氏伊排 (*ipai*) 口語中確實摻雜著兩種語言的成分（請參見李 1996:24-26, 164-166）。簡單的說，在她的口語中 *-imu* 和 *-numi* 都是指第二人稱複數。第二人稱單數 *isu*、*-su*、*misu*、*isuan*、*suan* 都出現在貢寮新社的語料中（例見李 1996:67），而貢寮地區並非緊鄰噶瑪蘭的地方。也就是說，*-imu* 只能指第二人稱複數，正如一般的台灣南島語言。

(四) 在語法結構上，巴賽語非常類似其他台灣南島語。它的人稱代詞系統跟其他台灣南島語都很相近。它的焦點系統卻和噶瑪蘭語最爲相似：受事焦點和處所焦點合併，這也可能是因為社頭唯一的發音人受到噶瑪蘭語的影響所致；噶瑪蘭語有指事焦點 *ti-*（參見土田 1993, 李 1996:73-76, 張 2000:111-112），而在巴賽語文本中尚未發現。

總之，從最新各種證據（詞彙、音韻、構詞、句法）看來，我們幾乎可以確定巴賽語也是一種典型的台灣南島語言，而不是西部南島語言（以上請參見 Li 1999），並非較晚才從南洋遷移到台灣來的。

² 沙語雖也丟失，但跟它關係最接近的卡語卻保存，可見沙語的丟失 *S 乃是較晚近的事。大多數台灣南島語對古南島語 *S 的反映都是 s，只有賽夏和邵語的反映是 ʃ。

3. 巴賽在台灣南島語言中的地位

前文已經提到在音韻演變方面，巴賽合併了古南島語的 *t 和 *C，*n 和 *N，這種現象也見於布農和噶瑪蘭。從構詞和句法結構兩方面來看，巴賽跟布農的差異都相當大，它們不太可能有親近的類緣關係。而在詞彙（參見李 1995）、音韻、句法（如焦點系統）三方面，巴賽跟噶瑪蘭都有不少共同的成分或類似的現象。只不過它們在地理上相鄰接，我們必須考慮排除可能相互影響的成分。一般說來，詞彙較容易移借，而音韻演變規則穩定性較高，不易移借。讓我們先觀察這兩種語言在音韻演變的現象：

3.1 音韻演變與詞彙的關係

(3)	古南島	巴賽	噶瑪蘭	舉例（特殊音變之說明，請見 (4)）
	*p	p	p	*paCay > 巴 patay ‘打’，噶 patay ‘死’
	*b	b	b	*baki > 巴 baki，噶 baqi ‘祖父’
	*t	t	t	*t-amaH > 巴 tama，噶 tama ‘父親’
	*C			
	*D	r, l ³	z	*maCa > 巴 mata，噶 mata ‘眼睛’
	*Z			
	*R	r, l	r, l, R	*DuSa > 巴 lusa，噶 u-zusa ‘二’
	*k	k, h/*a	k, q/*a, *u	*Zalan > 巴 cacan，噶 razan ‘路’
	*q	ø	ø	*biRaq > 巴 bila，噶 biRi ‘葉’
	*H			*kaka > 巴 kaka，噶 qaqa ‘兄弟’
	*ʔ			*quluH > 巴 ucu，噶 uRu ‘頭’
	*l	c	r, l, R	*batuH > 巴 batu，噶 btu ‘石頭’
	*s			*kaʔən > 巴 k<um>an，噶 q<m>an ‘吃’
	*S	s	s ⁴	*lima > 巴 cima，噶 rima ‘五，手’
				*piliq > 巴 pam-ici，噶 pam-ili ‘選’
				*siku > 巴 ciku，噶 siku ‘肘’
				*Siup > 巴 siupe，噶 siup ‘吹’

³ 淺井的巴賽語記音資料顯示 l 和 r 常有混亂的情形，例如 pila ~ pira ‘銀錢’，li ~ ri ‘在’，ram ~ lam ‘牡蠣、蛤’，sulap ~ surab ‘燒’。因此巴賽語的 l 與 r 之區分條件並不清楚。噶瑪蘭的 r, l, R 的演變條件也不很清楚（參見 Li 1982）。

⁴ 噶瑪蘭對 *S 的反映通常是 s，若後面的央中元音消失而造成成雙的輔音 (geminate consonant) 時，就會變成喉塞音，例如，*Səsi > ?si ‘肉’，*Səmay > ?may ‘飯’。

古南島	巴賽	噶瑪蘭	舉例
*j	n	n	*-ajəm > 巴 anəm, 噶 anəm ‘心’
*n			*t-inaH > 巴 tina, 噶 tina ‘母親’
*N			*tiaN > 巴 tian ‘腹’, 噶 m-tian ‘懷孕’
*m	m	m	*i-mu > 巴 imu, 噶 imu ‘你們’
*ŋ	ŋ	ŋ	*ŋajan > 巴 ŋanan, 噶 naŋan ‘名字’
*w	w	w	*wasu > 巴 wacu, 噶 wasu ‘狗’
*y	y	y, l/*a_a	*Naŋuy > 巴 nanuy, 噶 naŋuy ‘游泳’
*a	a	a, i/*q	*kaRat > 巴 harate, 噶 qaRat ‘咬’
*i	i	i	*i-Su > 巴 isu, 噶 isu ‘你’
*u	u	u	*kuCu > 巴 kutu, 噶 qutu ‘頭蝨’
*ə	ə, u, i	ə, i	*Səpat > 巴 səpat, 噶 spat ‘四’
			*bəRas > 巴 bulace, 噶 bRas ‘米’
			*qiCəluR > 巴 (telud), 噶 tiRuR ‘蛋’

從以上音韻演變比較表可以看出，巴、噶兩種語言除了 *p, *b, *m, *ŋ, *w, *y, *i, *u 基本上保持不變之外，有五種共同的音變：(1) *t 與 *C 的合併為 t，(2) *D, *Z 的合併，但在巴賽語 *R 也與之合併，(3) *q, *H, *ʔ 的合併並消失，(4) *j, *n, *N 的合併為 n，(5) 噶語 *k 分裂為 k 與 q（後元音之緊鄰），而巴語 *k 分裂為 k 與 h（在後元音 *a 之前），和噶語的音變平行，在早期很有可能是同一音變，即：*k > k, q，後來巴語才進一步 q > h。⁵ 這兩種語言的主要不同演變是 (6) 巴語合併 *l 與 *s 為 c，而噶語合併 *s 與 *S 為 s。此外，噶語有兩條個別的音韻演變規律：(7) *a 分裂為 a 與 i（*q 之緊鄰），(8) *y 分裂為 y 與 l（在 *a_a 之間，僅‘鳥’一例）。上面 (1)-(3) 這三種音變，其他台灣南島語言雖然也可以找到相似的演變，但卻找不到同時擁有上述這五種音變的語言。尤其第 (4) 條，*j, *n 與 *N 的合併，第 (5) 條，*k 的分裂為 k 與 q，只有巴、噶才有這兩種獨一無二的共同創新 (exclusively shared innovations)。因此，我們可以說巴、噶不但擁有最多的共同音變，而且還有共同創新。這些共同音變與創新，似乎跟地緣沒有什麼關聯，而很可能是類緣的關係。

⁵ 巴賽語 q > h 的演變有方言差異的證據。例如新社方言與社頭方言有以下這些 h ~ q 的差異：harona ~ qaLuna ‘螞蟻’，habateŋ ~ mia-qabateŋ ‘病’，habitte ~ q<um>avit ‘割稻’，haed ~ qael ‘鮑魚’。

同源詞舉例如下：

(4)	古南島	巴賽	噶瑪蘭	詞義
	*t-inaH	tina	tina	‘母’
	*t-amaH	tama	tama	‘父’
	*baki	baki	baqi	‘祖父’
	*kaka	kaka	qaqa	‘兄姊’
	*Suaji	suani	suani	‘弟妹’
	*baHi	b-in-ay	bai 祖母	‘女’
	*ma-RuqaNay	-----	Runanay (< A) ⁶	‘男’
	*Cau	tau	-----	‘人’
	*aNak	wanake ⁷	-----	‘小孩’
	*Duma	-----	zuma	‘別人’
	*qasawa	cawaa	-----	‘丈夫’
	*i-ku, *i-aku	yaku	iku	‘我’
	*i-ta, *i-kita	-ita, kita	ita	‘咱們’
	*i-mi, *i-kami	(yami) ⁸	imi	‘我們’
	*i-Su, *i-kaSu	isu	isu	‘你’
	*i-mu, *i-kamu	imu	imu	‘你們’
	*quluH	ucu	uRu	‘頭’
	*lima	cima	rima	‘手，臂，五’
	*maCa	mata	mata	‘眼睛’
	*siku	ciku	siku	‘肘’
	*tiaN	tian	m-tian 懷孕	‘腹’
	*CuqolaN	(tulan)	tiRRan	‘骨頭’

⁶ < A 表示同化 (assimilation)，< D 表示異化 (dissimilation)，< M 表示換位 (metathesis)。

⁷ 巴賽語常在輔音尾後加上 -e 音，如 siupe ‘吹’，harate ‘咬’，busukke ‘醉’，bulace ‘米’，bukuce ‘頭髮’，cacace ‘舌’，tumanjice ‘哭’，laise ‘臉’，顯然這是後起的語音增添現象。根據安倍 (1930:431) 的紀錄‘魚’為 vault，並沒有加 -e 音。根據我 (Li 1993) 的田野調查筆記資料，曾潘蟻（她小時候住貢寮新社，1987 年時 83 歲）的發音，也有含 -e 音（前中元音，非央中元音）的語詞：cacace ‘舌’，bukuce ‘頭髮’，bulace ‘米’，tumanjice ‘哭’等；按照她的發音，另有央中元音，如 anəm ‘六’，sulukən ‘衣服’。這種後起的 -e 音只加在塞音、塞擦、擦音之後，但有例外，如 acap ‘拿’，səpat ‘四’，kanukus ‘指甲’，bukəs ‘髮’。

⁸ 凡有一個語音不合音變規則的，暫以 () 表示。本文在巴賽語書寫方面做了以下的改變：ts 改為 c，au 改為 aw，ai 改為 ay。

古南島	巴賽	噶瑪蘭	詞義
*Cinaqi	tinai	-----	‘腸’
*-ajəm	anəm	anəm	‘心’
*qiCəluR	(telud') ⁹	tiRuR	‘蛋’
*Səsi	ci	?si	‘肉’
*SimaR	-----	simaR	‘脂肪’
*ku(S)kuS	k<an>ukus (安倍)	q<n>uqus	‘指甲’
*buSək	bukəs	buqəs	‘頭髮’
*kuCu	kutu	qutu	‘頭蝨’
*susu	cicu (< D)	sisu (< D) ¹⁰	‘乳’
*luSəq	-----	rusi	‘淚’
*sibu	cubu (< A)	-----	‘尿’
*babuy	babuy	babuy	‘豬’
*wasu	wacu	wasu	‘狗’
*luCuŋ	(lutuŋ)	Rutuŋ	‘猴’
*laŋaw	-----	raŋaw	‘蒼蠅’
*qayam	-----	alam	‘鳥’
*kuRita	-----	qlita	‘章魚’
*bəRas	bulace	bRas	‘米’
*Səmay	sumay	?may	‘飯’
*ka?ən	k<um>an	q<m>an	‘吃’
*səpsəp	cəpcəp	s<m>əpsəp	‘吸’
*utaq	uta	m-uti	‘吐’
*panaq	pana 投擲	p<m>ani	‘射’
*taktak	taktak	taktak	‘砍（樹）’
*sakay	c<um>aka-cakay	saqay	‘走’
*Naŋuy	nanuy (< A)	naŋuy	‘游泳’
*Cawa	-----	tawa	‘笑’
*Caŋis	t<um>aŋice	-----	‘哭’
*alap	acap	-----	‘拿’

⁹ 巴賽語的 o 與 u 元音似乎並沒有辨異作用，因此本文把淺井原來記作 o 的都改爲 u，包括 telod' ‘蛋’，lotuŋ ‘猴’，vocal ‘弓’。

¹⁰ 從古南島語到巴、噶兩種語言，‘乳’這個詞都有元音異化的共同演變。

古南島	巴賽	噶瑪蘭	詞義
*Sajək	-----	m-sanək	‘臭味’
*kaRat	harate	qaRat	‘咬’
*kita	-----	m-qita	‘看’
*ma-Suab	-----	kar-suab	‘打呵欠’
*qinəp	-----	qa-inəp	‘睡’
*taSiq	-----	tais (< M)	‘縫’
*kaRaw	halaw	qaRaw	‘搔（癢）’
*mula	(pa-luma (< M)) ¹¹	pa-ruma (< M)	‘種’
*piliq	pam-ici	pam-ili	‘選’
*Siup	siupe	siup	‘吹’
*paCay	patay 打	patay 死	‘殺’
*laRiw	rareu	RaRiw	‘逃’
*pija	pina	-----	‘多少’
*əsa	ca	issa	‘一’
*DuSa	lusa	u-zusa	‘二’
*təluH	cuu	turu	‘三’
*Səpat	səpat	spat	‘四’
*ənəm	ənəm	ənəm	‘六’
*pitu	pitu	pitu	‘七’
*walu	wacu	waru	‘八’
*Siwa	siwa	siwa	‘九’
*DaDaN	raran	ra-razan (< D)	‘千’
*ŋajan	ŋanan	naŋan (< M)	‘名字’
*layaR	rayar (< A)	RayaR (< A) ¹²	‘帆’
*busuR	(vucal (-a- 例外))	busuR 弓弦	‘弓’
*qaSəluH	(li-cu)	saRu	‘杵’
*ZaRum	-----	razum (< M)	‘針’
*DamaR	ramar	zamaR	‘火’
*qabu	abu	ibu	‘灰’

¹¹ 按規律的音變，*mula > 巴賽語應作 muca，而實際作 paluma，可能借自噶瑪蘭語。

¹² 古南島語 *layaR ‘帆’ 這個語詞在台灣僅見於三種語言：排灣 la-laya ‘旗子’，巴賽 rayar（首尾輔音同化），噶瑪蘭 RayaR（也是首尾輔音同化），後者有可能是借字。

古南島	巴賽	噶瑪蘭	詞義
*batuH	batu	btu	‘石頭’
*siNaR	cənal	-----	‘日’
*bulaN	bucan	buran	‘月’
*bali	baci	bari	‘風’
*quDaN	uran	uzan	‘雨’
*DaNum	lanum	zanum	‘水’
*biRaq	bila	biRi	‘葉’
*RaməC	lamit	-----	‘根’
*Zalan	cacan (< A)	razan (< M)	‘路’
*Daya	laya	zaya	‘西’
*RabiʔiH	rabi	sa-Rabi-an	‘夜’
*quay	wa-wai	uway	‘籐’
*ma(ŋə)taq	mata	mati	‘生，未熟’
*cəŋəN	-----	tjən	‘黑（色）’
*Raya	-----	Raya	‘大’
*NiSəpis	-----	inpis (< M)	‘薄’
*ma-buSək	-----	m-busuq (< A)	‘醉’
*i-babaw	-----	ibabaw	‘上面’
*i-nu	a-inu	-----	‘何處’

上面 (4) 所列舉的保持古南島語的同源詞當中，有幾個詞形顯示是巴、噶兩種語言共同的創新 (shared innovations)：*susu > 巴 cicu，噶 sisu ‘乳’，元音異化；*ku(S)kuS > 巴 k<an>ukus，噶 q<n>uqus ‘指甲’，加中綴 -(a)n-；*piliq > 巴 p-am-ici，噶 p-am-ili ‘選’，兩種語言似乎也都加了中綴 -am-。¹³ 這些變化都是不常見的 (sporadic) 而又很特殊的音韻變化，並不見於其他台灣南島語言，可以說是巴、噶兩種語言關係最密切的強有力證據。

從上面 (3) 所列的語音對應關係，我們可以看出下列各語詞巴、噶兩種語言的形式雖然很相近，但並不合規律的對應關係，可見並不是同源詞，而是借字。根據十七世紀西班牙傳教士的記載 (Borao 1993)，巴賽是強勢的語言，鄰接地區噶瑪

¹³ 土田教授（個別交談）指出，沒有一種南島語言有 -am- 中綴，所以在這兩種語言，‘選’ 這個語詞的詞形發生了鼻音取代 (nasal substitution) 的可能性較大，即：巴 pam-ici，噶 pam-ili < *paN-piliq，只不過這種語音演變在台灣南島語言也很少見。

蘭人也得學巴賽語，因此移借的方向不言可喻（參見李 1995）：

(5)	巴賽	噶瑪蘭	詞義
	bilan	bilan	‘數（動詞）’
	tabun	tamun	‘蔬菜’
	rayar	RayaR	‘帆’
	kulaba	kraba	‘鴨’
	kalabaw	qabaw	‘牛’
	kapuwa	kpuwa	‘棉花’ (cf. Pazeh kapua)
	hawpit ¹⁴	qawpiR	‘地瓜’ (cf. Taokas kaupit, kaupik (Tsuchida 1982:71), Saisiyat ?awpir)

然而，詞形如果完全相同，語音對應關係即使並無不合，我們卻無法排除其為借字的可能性。例如：

(6)	巴賽	噶瑪蘭	詞義
	tasaw	tasaw	‘年’
	vaut, baute	baut	‘魚’
	tnayan	tnayan	‘竹’
	mutun	mutun	‘老鼠’

這是歷史比較方法上的一種限制，目前並沒有更好的辦法來區辨屬於這一類的語詞。如果能確定是同源詞，它們卻屬於共同的創新。這種共同創新的語詞數量一多，就可增強巴、噶類緣關係最接近的證據。

以下是僅見於巴、噶兩種語言的同源詞 (uniquely shared cognates)，都合乎語音的對應關係，但並非傳承自古南島語或東台灣支群，可以用來支持兩種語言密切關係的重要證據：

(7)	巴賽	噶瑪蘭	詞義
	bancaw	banRaw	‘牙’
	pakaw	paqaw	‘蜘蛛’
	kulupu	qrupu	‘睫毛’
	sabak	sabaq	‘穀’

¹⁴ 根據上面 (3) 所示的音韻演變規則，*k 在 *a 元音前在巴語會變成 h，在噶語就變成 q，輔音尾的 l' 或 t 淺井的記音並沒有充分的掌握，例如，hatal' ~ hatat ‘不潔’，batsat' ~ vatsal ‘船’。

3.2 人稱形式

噶瑪蘭的五個人稱代詞，主格形式都以 i 元音起始：iku ‘我’，isu ‘你’，ita ‘咱們’，imi ‘我們’，imu ‘你們’（第三人稱除外）。巴賽語也有三個人稱代詞 isu, imu, ita，不僅形式相同，用法也相同（例見 Li 1999:640-641）。遍查其他各種台灣南島語言，最多只有一種人稱代詞具有相同的形式和類似的用法，如賽夏和沙阿魯阿的 ita。根據 (Blust 1977) 的構擬，古南島語的人稱代詞 *iku, *iSu, *ita, *imi, *imu 等都是屬格，而不是主格。把屬格轉變成主格來使用，可說是巴賽和噶瑪蘭的共同創新。試比較：沙語的 -iku，阿美語跟魯凱語茂林、多納兩方言的 -isu, -ita 的形式，沙語、布農北部方言、茂林、多納的 -imu 都還當屬格用，保持了古語的用法。而泰雅、賽德雖也有 isu, ita 的形式，但用法都不同，既不是屬格，也不是主格，而是中性格 (neutral case)，常當主題用。順便一提：巴賽語的 -ia ‘他的’ 保存古南島語的形式和用法，卻不見於其他台灣南島語。

3.3 焦點系統

巴賽和噶瑪蘭主要都只區分主事焦點 (Agent-focus) 與非主事焦點 (non-Agent-focus)，而把非主事焦點的受事焦點 (Patient-focus) 與處所焦點 (Locative-focus) 合併為一種，以動詞尾 -an 表示，這是兩種語言共同演變的句法現象。不過噶瑪蘭尚有較少用的指事焦點，以動詞的前綴 ti- 表示（參見土田 1993a, 李 1996:73-77, 張 2000:99-112），巴賽似乎沒有指事焦點的用法（參見 Li 1999）。

4. 巴賽、噶瑪蘭跟什麼語言類緣較接近？

從以上的討論，包括詞彙形式、音韻演變、人稱代詞、焦點系統，巴賽、噶瑪蘭兩種語言都有不少共同創新的現象，似乎可以證明這兩種語言的類緣關係最為接近，還沒有另一種台灣南島語言具有這些或更多相近的條件。如果這個結論是正確的話，那麼我 (Li 1990) 在十年前曾把噶瑪蘭跟阿美歸併在同一分支（根據同源詞的數量），如今我們也已掌握巴賽語言的資料，至少得要做局部的修正：跟噶瑪蘭類緣最接近的族群和語言是巴賽，而不是阿美。¹⁵ 阿美語與噶瑪蘭、巴賽至少有三種共同的音變：(1) *t 與 *C 的合併，(2) *d, *D 與 *Z 的合併，(3) *j 與 *n

¹⁵ 換言之，噶瑪蘭跟巴賽才是親姊妹 (siblings)，而噶瑪蘭跟阿美卻得退為堂姊妹 (cousins) 的關係了。

的合併，但在阿美 *N 並沒有合併；此外，這三種語言似乎都共有 *q > ? 的平行演變，只是在阿美語 *q 只是咽頭化，而在巴、噶兩種語言後來進一步消失罷了。因此，白樂思 (Blust 1999:45) 才把這三種語言，外加西拉雅，都歸在「東台灣」分支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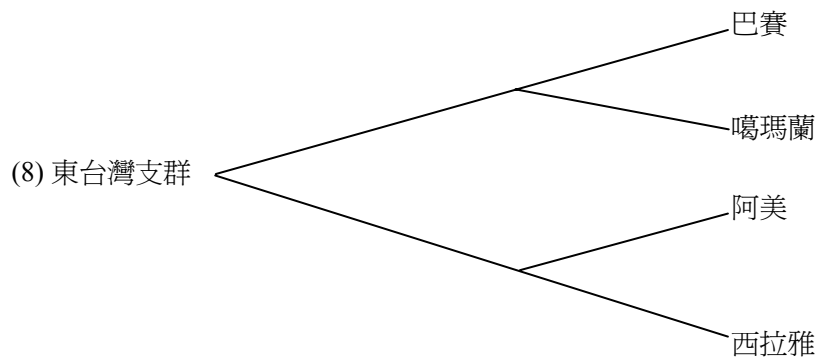
跟巴、噶這個分支群最接近的語言到底又是什麼呢？我們可以先從音韻演變的現象來觀察。阿美語、西拉雅語都有四條音變跟巴、噶支群相同或相近：(1) *t 與 *C 的合併為 t，(2) *D 與 *Z 的合併，(3) *j 與 *n 的合併為 n，但 *N 並沒有跟它們合併，(4) *q, *H, *ʔ 的合併 (*q 在阿美語變成咽頭化塞音，在西拉雅語消失，巴、噶也消失)。白樂思 (Blust 1999:45) 就根據上面這些共同的音變現象，把以上四種語言都歸在「東台灣」(East-Formosan) 支群之下，而三個分支並立：(1) 「北支」：巴賽—社頭，噶瑪蘭，(2) 「中支」：阿美，(3) 「西南支」：西拉雅。茲引它的原文如下：

- 2. East Formosan: 1) merger of *t/C, 2) merger of *j/n, 3) shift of *q > ?
- 2.1. Northern branch (Basay-Trobiawan; Kavalan): 1) merger of *q/ø, 2) merger of n/N; 3) irregular change in *susu > /sisu/ 'breast'
- 2.1.1. Basay-Trobiawan: 1) merger of *s/l
- 2.1.2. Kavalan
- 2.2. Central branch (Amis)
- 2.3. Southwest branch (Siraya)

這三個分支是否真的完全同等和並立？有沒有哪兩個分支彼此更接近些？單從音韻演變而言，阿美與西拉雅兩種語言的 *N 並沒有跟 *n, *j 合併，這個現象相當特別：它們一方面跟巴、噶兩種語言不同，另一方面又跟其他各種台灣南島語言不同，因此可以認定是阿美與西拉雅共有的特殊現象，並有可能屬於同一分支。然而，就句法現象而言，阿美語的焦點系統完整，包括主事、受事、處所、受惠四種焦點，有如菲律賓語言以及多數台灣南島語言，而西拉雅語並不區分受事焦點與處所焦點 (Adelaar 1997)，這個現象卻與巴賽、噶瑪蘭相似。Blust 的三分法，只是採取較穩健的辦法，但並不是理想的解決辦法。

台灣南島民族各種族群的聚落大小與類型彼此都有不少的差異 (variation)，而這種差異正是反映這些族群社會組織上的差異 (Mabuchi 1960)，就社會組織這一方面的現象而言，跟西拉雅最接近的就是阿美了 (Shepherd 1993:458, 註 88)。

綜合以上已知的三種現象，其中兩項西拉雅與阿美接近，我們可以暫做以下的分類：



要為這四種語言做很精確的分類，尚須做更深入和更全面的比較研究。

既然巴賽也是一種道地的台灣南島語言，那麼這個族群在台灣本島定居的年代應該跟其他台灣南島民族一樣長久，大約六千年的歷史了。

引用文獻

- Adelaar, K. Alexander. 1997. Grammar notes on Siraya, an extinct Formosan language. *Oceanic Linguistics* 36.2:362-397.
- Blust, Robert (白樂思). 1977. The proto-Austronesian pronouns and Austronesian subgrouping: A preliminary repor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9.2:1-15.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 . 1993. *S metathesis and the Formosan/Malayo-Polynesian language boundary. *Language — A Doorway between Human Cultures: Tributes to Dr. Otto Chr. Dahl on His Ninetieth Birthday*, ed. by Øyvind Dahl, 178-183. Oslo: Novus Forlag.
- . 1999. Subgrouping, circularity and extinction: Some issues in Austronesi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stronesian Linguistics*, ed. by Elizabeth Zeitoun and Paul Li, 31-94. Symposium Series of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Preparatory Office), No.1.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Borao, Jose Eugenio (鮑曉鷗). 1993. The aborigines of northern Taiwan according to 17th century Spanish sources. *Newsletter of Taiwan History Field Research* [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 27:98-120.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Ferrell, Raleigh (費羅禮). 1969. *Taiwan Aboriginal Groups: Problems in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Classification*.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 No.17.

- Li, Paul Jen-kuei (李壬癸). 1982. Kavalan phonology: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GAVA: Studies in Austrone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Dedicated to Hans Kähler* 17:479-495.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 _____. 1990. Classification of Formosan languages: Lexical evidence. *BIHP* 61.4:813-848.
- _____. 1993. New data on three extinct Formosan language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63.2:301-323.
- _____. 1995. Formosan vs. non-Formosan features in some Austronesian languages in Taiwan. *Austronesian Studies Relating to Taiwan*, ed. by Paul Li et al., 651-681.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_____. 1999. Some problems in the Basay language.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stronesian Linguistics*, ed. by Elizabeth Zeitoun and Paul Li, 635-664. Symposium Series of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Preparatory Office), No.1.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_____. 2001. The dispersal of the Formosan aborigines in Taiwa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1:271-278.
- Mabuchi, Tôichi (馬淵東一). 1960. The aboriginal peoples of Formosa. *Social Structure in Southeast Asia*, ed. by George P. Murdock, 127-140. Chicago: Quadrangle.
- Shepherd, John Robert (邵式柏). 1993.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suchida, Shigeru (土田滋). 1976. *Reconstruction of Proto-Tsouic Phonology*. Tokyo: Study of Languages & Cultures of Asia & Africa, Monograph Series No.5,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 _____. 1982.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Austronesian Languages of Sinicized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Part I: West Taiwan. 166 pp. 東京大學文學部研究報告 7, 語學・文學論文集 [Memoirs of the Faculty of Letters, University of Tokyo, No.7].
- _____. 1985. Kulon: Yet another Austronesian language in Taiw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60:1-59.
- 小川尚義 (Ogawa, Naoyoshi). 1940. 〈Calamian 語と Agotaya 語〉, 《安藤正次教授還曆祝賀紀念論文集》, 1215-1228。
- 土田滋 (Tsuchida, Shigeru). 1993a. 〈カバラン語〉, 《言語學大辭典》5:89-99。東京：三省堂。
- _____. 1993b. 〈バサイ語〉, 《言語學大辭典》5:301-302。東京：三省堂。
- 土田滋, 山田幸宏, 森口恆一. 1991. 《台灣・平埔族の言語資料の整理と分析》 [Linguistic Materials of the Formosan Sinicized Populations I: Siraya and Basai]。東京：東京大學文學部。
- 中村孝志. 1936. 〈存否不明の淡水語二書並に日西辭典につて〉, 《愛書》6:57-69

李壬癸

- (1936:4)。Taihoku。漢譯文見黃秀敏譯、李壬癸編審(1993)《台灣南島語言研究論文日文中譯彙編》，155-163。
- 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註。1996.《平埔族調查旅行：伊能嘉矩〈台灣通信〉選集》。台北：遠流。
- 安倍明義。1930.《蕃語研究》。台北：蕃語研究會。
- 李壬癸(Li, Paul). 1995.〈台灣北部平埔族的種類及其互動關係〉，潘英海、詹素娟編《平埔研究論文集》，21-40。台北：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
- _____. 1996.《宜蘭縣南島民族與語言》。宜蘭：宜蘭縣政府。
- 李壬癸，黃秀敏。1998.〈凱達格蘭族的原語傳說故事集介紹〉，《宜蘭文獻雜誌》32:97-104。
- 馬淵東一(Mabuchi, Tôichi). 1953-4.〈高砂族の移動及び分布〉(第二部)，《民族學研究》18.2:23-72。
- 淺井惠倫(Asai, Erin). 1936-7. Basai 田野筆記。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收藏。
- 張永利(Chang, Yung-Li). 2000.《噶瑪蘭參考語法》。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Received 30 October 2000; accepted 19 February 2001]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台北市 115 南港研究院路二段 130 號
hspaulli@ccvax.sinica.edu.tw

The Linguistic Position of Basay

Paul Jen-kuei Li

Academia Sinica

Basay, the plains tribe language formerly spoken in northern Taiwan, contains Formosan as well as extra-Formosan features. Its vocabulary includes *baŋka* ‘canoe,’ *puti* ‘banana,’ *manuk* ‘bird’ and *bilan* ‘to count’ that are found only in western Austronesian languages. It is argued that these lexical items were borrowed from Philippine languages during Spanish occupation of northern Taiwan. Crucial evidence comes from phonology, i.e., the retention of Proto-Austronesian *S as *s* in the basic vocabulary, such as **bukəS* > *bukəs* ‘hair,’ **Səpat* > *səpat* ‘four’ and **iSu* > *isu* ‘you, sg.’ It is concluded that Basay is a Formosan rather than extra-Formosan language.

Another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determine the linguistic position of Basay among Formosan languages. Basay and Kavalan share the following sound changes: (1) merger of *t and *C, (2) merger of *D and *Z, (3) merger and loss of *q, *H and *ʔ, (4) merger of *j, *n and *N, and (5) split of *k into *k* and *q*, the latter of which further underwent the change *q* > *h* in Basay, but not in the closely related dialect, Trobiawan. (4) and (5) are the exclusively shared phonological innovations in Basay and Kavalan. Shared innovations are also found in the sporadic changes in a few lexical forms, such as **susu* > Bas *cicu*, Kav *sisu* ‘breasts’, **ku(S)kuS* > Bas *k<an>ukus*, Kav *q<n>uqus* ‘finger nail’, and **piliq* > Bas *p-am-ici*, Kav *p-am-ili* ‘to choose’. Both languages have very similar pronominal systems, including the shift from genitive to nominative in all or most of the forms *iku*, *isu*, *ita*, *imi* and *imu*. Patient-focus and Locative-focus have merged in both Basay and Kavalan. In short, linguistic evidence for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Basay and Kavalan is found at all linguistic levels: lexicon, phonology, morphology and syntax.

To which language(s) is the Basay-Kavalan subgroup most closely related? Blust (1999) posits an “East-Formosan” group, which includes the following three subgroups, Basay-Kavalan, Amis and Siraya. There is conflicting linguistic evidence for grouping Siraya with Amis or Basay-Kavalan. Anthropological evidence, especially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indicates that Siraya is most closely related to Amis. Thus our tentative subgrouping hypothesis is that Basay-Kavalan and Siraya-Amis are the two main subgroups of this East-Formosan group. Further study is required to determine more precisely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s of these four Formosan languages.

Key words: plains tribes, Basay, Kavalan, East-Formosan, comparative study